

軍人精神教育

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
政治訓練部印行

MG
E296.4
298



軍人精神教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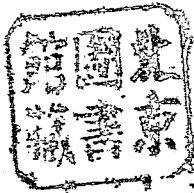
—總理在廣西桂林對滇粵贛各軍演講—十一年一月—

第一課 精神教育

一 精神教育之要旨

今日諸集君於一堂。講授軍人精神教育。乃欲使諸君得有充分之軍人精神。而共任前途非常之大業也。諸君本屬軍人。固曾受軍人之教育。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。亦諸君前此所受者。不過尋常軍人之教育。而非非常軍人之教育也。今在諸君之目前。有非常之事業。必待非常之軍人以成之。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業。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。此非常之教育為何。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。此次諸君遠涉桂林。渡長江而北。直搗幽燕。所為何事。率直言之。革命而已。革命云者。即掃除中國一切政治上社會上舊染之污。而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民國。為民所有。為民所治。為民所享者也。此為今日順天應人之事。志士仁人。不可不勉。吾輩生在中國。丁此時艱。種族存亡。人人有責。亟應同負革命責任。以成此非常大業。惟負此責任。非有革命精神不為功。革命事業。在十年以前。雖已推倒滿清。成立中華民國

軍人精神教育



(南)

國。然以言成功。則猶未也。武昌革命而後。所謂中華民國者。僅有其名。而無其實。一切政權。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之手。益以兵災水旱。迄無寧歲。人民痛苦。且加甚焉。此即革命未竟全功。因而難收良果也。此次革命將以補足前此未完成之事業。繼續爲之。故本總統此行。卽與諸將士同心協力。應革命時機。建革命事業。聲威所至。無不爭先響應。襄糧景從。故不待兩方交綏。已可決勝。此必然之勢。無可懷疑者也。諸君不信。可觀各國歷史。及現今時勢。則知革命爲世界潮流。亦卽爲順天應人事業。其成功之左券。有可預操者。各國中如美如法。皆爲革命先河。最近如俄。其勞農政府。亦由革命造成。是其例也。我國革命。已及十年。雖未著成效。然風氣日開。民智日進。而時下之奸雄強暴。亦必假託民意。始得生存於國中。此足見潮流之猛烈。非人力可以當之者。故此時有順天應人之必要。則當以革命事業爲己任。贊言之。卽能負責任與否之問題也。解決此問題。先問有無革命精神。有革命精神。成功必矣。但革命精神何自來耶。是在精神教育。諸君之所以爲軍人。非爲有軍人資格乎。非爲會受軍人教育乎。否則執路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。如何其可。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。卽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。須臾弗離。雖至造次顛沛之間。守而勿失。夫然後可以爲軍人。可以言革命。可以卜成功。反是則否。今日之革命。與古代之革命不同。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。如湯武革命。爲帝王革命。今之革命。則爲人民革命。此種革命。乃

本總統三十年前所提倡者。此革命主義。即三民主義（一）民族主義（二）民權主義（三）民生主義。第一之主義。爲種族革命。謂排除他種民族。發揚自己民族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也。第二之主義。爲政治革命。謂人民直接參與政權。簡言之。卽如選舉權，罷官權復決權，創制權等。由人民直接行之。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。第三之民生主義。爲社會革命。亦卽經濟革命。爲社會上之財產須平均分配。不爲一般資本家所壟斷也。三種主義。大要如此。若論稱種族革命。前此滿清專制時代。四萬萬人民受其壓抑。莫敢誰何。苟且偷安者流。復不知民族主義。甘心俯首。樂爲臣僕而不辭。自經本總統提倡革命以後。稍有知識者。雖亦知漢族不宜受治於滿人。然終不免遲疑卻顧。以爲滿人已占居優勝地位。根深蒂固。論土地則有二十二行省。論兵力則有海陸各軍。以身無尺土，手無寸鐵之一人。縱使鼓吹革命。將操何術以勝之。是直螳臂當車。多見其不知自量。故當時有笑予爲瘋漢者。謂此事絕對不能。予則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事業。其不成功者。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彼滿清之於中國。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。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。在理在勢。均所不可。吾何揣焉。因有決心。遂能貫徹主張。使革命思想漸次膨脹。終乃有武昌起義之事。民族革命。始能實現。此則由革命黨人以革命精神鑄成之。所惜者。推翻滿清之後。革命黨人以爲已奏凱歌。躊躇滿志。不於政治上，社會上，同時加意改良。故直至今日。建設事業。向未完成也。

二 精神之定義

今所述者。爲精神教育。欲知精神教育。當先知精神爲何物。欲知精神之爲何物。當先下定義。定義云者。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。能確知其爲何事物之謂也。譬如人在世界。究爲何物。從哲學上解辭。要確知人之所以爲人之真義若何。始爲圓滿答復。若云人即是人。不得謂之定義。依予所見。古人固已有言。『人爲萬物之靈。』然則萬物之靈卽爲人之定義。至於精神定義若何。欲求精確之界限。固亦非易。然簡括言之。第知凡非物質者。卽爲精神可矣。

精神之爲何。須從哲學上研究之。曠觀六合之內。一切現象。歷然畢陳。種類至爲繁夥。今先就其小者言之。一室之內。一案之上。茶杯也，木頭也，手鏢也。奔赴吾之眼中者。吾皆能總指其名。以其有質象可求也。再由一室一案。推而至於桂林一省。地大物博。種類更多。或有爲吾所不能知所不能名者。

再由桂林推而至於各省，或全國，或世界。則形形色色。雖集多數博物家。不能攷求其萬一。物類之繁。概可知已。然總括宇宙現象。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。精神雖爲物質之對。然實相輔爲用也。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。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。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。在中國學者。亦恆言有體有用。何謂體。卽物質。何謂用。卽精神。譬如人之一身。五官

百骸。皆爲體。屬於物質。其能言語動作者。卽爲用。由人之精神爲之。二者相輔。不可分離。若猝然喪失精神。官骸雖具。不能言語。不能動作。用既失。而體亦卽成爲死物矣。由是觀之。世界僅有物質之體。而無精神之用者。必非人類。人類而失精神。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。雖現今科學進步。機器發明。或亦有製造之人。比生成之人。毫髮無異者。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。終不得直謂之爲人。人者有精神之用。非專恃物質之體也。我既爲人。則當發揚我之精神亦卽所以發揚爲人之精神。故革命在乎精神。革命精神者。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。

三 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

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。旣如前述。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。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。今人心理。往往偏重物質方面。若言北伐。非曰槍枝務求一律。則曰子彈必須補充。此外種種武器。亦宜精良完備。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。自余觀之。武器爲物質。能用此武器者。全恃人之精神。兩相比較。精神能力。實居其九。物質能力。僅得其一。何以知其然也。試以武昌起義爲例。當日滿清之武器。與革命黨人之武器。以物質能力論。何啻千與一之比較。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。乃敢毅然爲之者。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。黨人名冊。亦被搜獲。兵士之入黨者。均爲查悉。悉數詢往四川。僅有礮兵工兵兩營。留駐武漢

。其中同志尚多。有熊秉坤者。新軍中一排長耳。見事機已迫。正在大索黨人。若我不先發制人。終必爲人所制。置於死地而後生等死耳。不如速發難。因將此意告諸同志。僉以無子彈對。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。借得兩盒子彈。分授同志。革命之武器。所恃者。僅有此數。槍聲一起。砲兵營首先響應。瑞澂、張彪、相繼逃竄。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。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。槍彈非不備也。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。瑞澂且商諸某國領事。謂若湖北有事。請其撥兵艦相助。布置如此周密。兵力如此雄厚。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。諸君試思兩盒子彈。至多不過五十顆。即使一一命中。殺敵不過五十人。能打破武昌乎。余以爲打破武昌者。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。兵法云。先聲奪人。所謂先聲。卽精神也。準是以觀。物質之力量小。精神之力量大。可於武昌一役決之。此第就本國而言。已有此先例。試再言外國。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者。爲一有名之革命家。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。當其渡海攻城也。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。相持四五日。卒由他路抄襲入城。此在戰略上。戰術上。無論如何。均不能取勝。而事實之相。若此。將謂以小勝衆乎。直乃精神勝物質耳。又如日俄戰爭。俄國兵力。多於日本數倍。未戰之先。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。不啻驅羊豕以膏虎吻。必無幸也。何以戰爭結果。卒至俄敗而日勝。此無他。俄之敗。敗於無精神。日之勝。勝在有精神而已。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。牛之力量大於童子。人皆知之。而童子

能以一繩引牛。東則東。西則西。牛乃不能養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。且甘心俯首。惟命是聽者。是因何耶。童子有精神。牛無精神。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。而能以精神制馭之。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。

依上述各例則知此次北伐。亦惟恃有精神即能制勝。可勿問敵人子彈多少。我之子彈多少。但問我之精神如何。若無精神。子彈雖多。適以資敵。一但臨戰。委而棄之。非爲敵人運輸戰利品乎。故兩國交戰。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。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。而使失其戰鬥能力。兵法有言。攻心爲上。攻城次之。攻心者。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。取得城池。猶其後也。去年粵軍回粵。旣下惠州。桂軍聞風破膽。先自逃竄。我乃兵不血刃。長歌而入廣州城矣。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。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。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。其道何在。精神爲之也。

四 軍人之精神

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者。自必富於軍人之精神。惟現今之爲軍人。與前不同。須具有特別之精神。造成革命軍人。方能出國家於危險。以現勢論。瓜分中國之說。表面上似甚冷靜。實則不然。其在以前。此種論調頗高。吾國人士。尙抱有亡國亡種之痛。思所以挽救之。自武昌革命而後。乃漸歸沈寂。以爲外國不復言瓜分中國。遂亦相與忘之。此乃大誤。現時

之中國。前途險象。較前尤甚。南北分立之局。擾攘數年。未能統一。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。如張作霖、曹錕、吳佩孚等。割據地盤。擁兵自衛。政治之壞。過於滿清。人民轉徙流離。如在水深火熱之中。待援孔亟。援之之法維何。須用革命之手段。用革命之手段。則須負革命之責任。革命之責任者。救國救民之責任也。諸君既爲軍人。又爲革命時代之軍人。僅不能負此責任。坐視國家之因內擾而召外患。馴至於國亡種滅。其咎將誰歸耶。

諸君在此聽講。有爲滇軍者。滇人必知滇事。且必願聞滇事。夫與滇省接壤者。非有緬甸乎。非有安南乎。緬甸則征服於英國矣。安南則并吞於法國矣。試以安南言之。法國對於安南。專出一種愚民政策。諸君試思安南人所讀何書。則猶是從前之八股文也。凡關於新教育之知識。毫不使之聞知。且禁絕之。前此有三十餘人自安南潛渡日本留學。事爲法國政府所聞。向日本政府要求其悉數解回。日本礙於邦交。遂允其請。送回之後。即不知此三十餘人之生命如何矣。英國對於緬甸。亦用此種政策。蓋恐其知識增進思想發達。將脫離而獨立也。如緬甸、安南者。實爲吾國前車之鑒。儻不及時振奮。仍復自私自利。釀成四分五裂之局。中國前途。何堪設想。諸君再觀英國所用政策。便當覺悟。彼非以西藏之兵。來攻打箭爐耶。西藏爲中華民國五族之一。固明明中國人也。中國人而可以攻中國。中國人而可以爲外國人效力來攻中國。此其例即如滿清咸豐時代。英法聯軍。因鴉片事件。與中國播釁。英

國即招中國廣東潮州人爲兵。號稱鬪勇者。使之攻大沽，攻天津，攻北京，焚圓明園。凡此諸役。皆潮勇爲之。以中國人攻中國人。以中國人爲外國人效力攻中國。可痛孰甚。現時國勢至此。民窮財盡。已達極點。凡爲中國人。而又爲此時之中國軍人。儻尙不思救國救民。縱使外國不復瓜分。中國亦將束手待斃。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。當知軍人之職志。在防禦外患。在保衛國家。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國家。不受外國之箝制。以予觀之。固猶未完全成立也。國會雖選出本總統。而內亂尙未戡定。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。尙居多數。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。而正式政府。又未經各國承認。當此危亡絕續之交。非先平內亂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。以革命救國。非有革命精神不可。無革命精神。則爲法屬之安南。終受勢利屈伏。有革命精神。則爲英屬之愛爾倫。終得崛起自治。此外再徵諸印度，及高麗。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。印度久受英國壓迫。近亦引起反動。有革命思想。與前不同。觀最近英文報所載。印度人之革命。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。爲數達六百餘人。可見印度之革命精神。頗有進步。未必終爲英國所屈也。高麗亦然。日本之待高麗。異常苛酷。高麗人本富有革命精神。不甘受制。處心積慮。爲獨立之運動者已久。日本雖防之甚嚴。然若高麗人始終堅持。則必有能達目的之一日也。若論中國領土。如安南，如高麗，如緬甸，如西藏，如台灣等。或爲中國屬國。或爲中國屬地。要而言之。前此皆中國領土也。今乃已入外國版圖。中國

對於各土地之主權。亦同時隨之傷失矣。諸君經過各通商口岸地方。最目擊傷心者。爲外國人管理海關一事。海關乃中國收稅機關。實言之。中國之金庫也。金庫鎖鑰。操諸外國人手。國安得而不危。救危之法。禦外侮。先自平內亂始。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。必要革命。革命須有精神。此精神卽爲現在軍人之精神。但所謂精神。非泛泛言之。智，仁，勇，三者。卽是軍人精神之要素。能發揚此三種精神。始可以救民。始可以救國。以下試再分別言之。

第三課 智

一 智之定義

軍人之精神。爲智，仁，勇，三者。今先言智。智之云者。有聰明，有見識之謂。是卽爲智之定義。凡遇一事。以我之聰明。我之見識。能明白了解。卽時有應付方法。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。非以爾詐我虞爲智也。智之範圍甚廣。宇宙之範圍。皆爲智之範圍。故能知過去未來者。亦謂之智。吾人之在世界。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。而同時進步。否則漸卽於老朽頹唐。靈明日蝕。是以智之反面則爲蠢，爲愚。

二 智之來源

智何自生。有其來源。約言之。厥有三種。(一)由於天生者。(二)由於力學者。

(三) 由於經驗者。中國古時學者。亦有生而知之。學而知之。困而知之之說。與此略同。凡人之聰明。惟各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。稍生差別。得多者爲大聰明。得少者爲小聰明。其爲智則一。此由於天生也。若由學問上致力。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爲聰明。不特取法現代。抑且尙友古人。有時較天生^一爲勝。例如甲乙二人。甲聰明而不好學。乙聰明雖不如甲。而好學過之。其結果。乙之所得。必多於甲。此則由於力學也。此外亦有不由天生。不由力學。而爲經驗所得之智者。諺云。「不經一事。不長一智。」故所歷之事既多。智識遂亦增長。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。此由於經驗也。要而言之。智之來源。不外此三者而已。

三 軍人之智

(一) 別是非

(二) 明利害

(三) 識時勢

(四) 知彼己

諸君皆爲軍人。須知軍人之智。爲軍人精神之一種。尤須知軍人之智。在乎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勢，知彼己。試再分述於左。

何言乎別是非也。凡爲軍人要先知自己所處之地位。與所負之責任如何。軍人者。爲社

會分功。而有保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。何謂分功。社會上之事業。非一人所能獨任。如農業，如工業，如商業等。在乎吾人自審所長。各執其業。此之謂分功。試再舉例以明之。若使以吾一人漂流孤島。造飯也，打魚也，摘果也。既無他人可以分任。非若住居城市。惟意之所適。造飯則有司爨。即至打魚，摘果。亦皆有各司其事者。故一人之世界。與社會之世界不同。欲求一飽。須兼數役。其困難可知。又不獨飲食爲然。如欲避風雨，禦寒暑。則須自造房屋。自爲木工。非若在市鎮地方。欲建高樓大廈。但解囊出資。便可集事，不須自執工人之役也。由此觀之一人之單獨生活。較衆人之共同生活。難易有別。儻同時漂流孤島者。其數能及十人。則舉凡造飯，打魚，摘果，建屋，諸事。不必集於一身。可以分功爲之。如此則勞苦減少。而所得效果亦多。社會者。即分功最大之場所也。合農，工，商等之各種組織而始成一大社會。故社會之事業。愈分愈多。則愈形活動。諸君之爲軍人。亦不過爲社會分功之一而已。彼爲農，爲工，爲商者。因各有所事。不能躬執干戈。故有待於軍人之保護。而軍人之生活。則皆取給於彼。衣，食，往，行，四者皆不須自爲。而有人代爲之。然則軍人所爲何事。對於社會所担任之職務何在。是在乎保護人民與保衛國家。凡軍人所應爲之事。亦即在此。但如何而始能盡此衛國衛民之職務乎。其最先最要者。爲別是非。是非於何別之。軍人所以衛民。利於民。則爲是。則爲非。軍人所以護國。利於國，則爲是。不利

於國，則爲非。是非不明。則已無軍人之精神。何能護民。何能護國。以予觀之。現時軍人。雖非無能明是非者。但亦有利令智昏之輩。往往但顧目前。以爲我有槍在。對人民何求不得。於是軍人之名譽掃地以盡。軍人之責任亦全然拋棄。不能保民。反以害民。社會何貴有此軍人。國家亦何賴有此軍人。諸君既爲軍人。則當思爲社會分功。爲人民爲國家負責。而所以能分功能負責者。卽在別是非。是非之別。卽在合乎道，不合乎道。惟諸君自擇之。

何言乎明利害也。利害之與是非。本相因而至。譬如軍隊所過地方。假能秋毫無犯。則民必爭先恐後。壺漿箪食以迎之。故利民者。民亦有利爲我。其恃強騷擾。則民皆望望然去之。如避虎狼。觀去年桂軍與粵軍開戰時。往往桂軍正在前方攻擊。而後方人民出其不意。用種種方法破壞之。或留藏械彈。或不供食品。此則因桂軍平日虐待人民。故人民以此報之。可見害人者。適以自害。利害之間。在乎自審。但以利害務求其遠者，大者。勿貪其近者，小者。何謂遠者，大者。軍人以衛國衛民爲己責。其利亦卽在此。但因吾國現時之國勢。故曰利害之與是非相因而至。是則爲利。利可爲也。非則爲害。害不可爲也。明乎此。始可謂智。始可爲軍人。始可爲革命之軍人。

何言乎識時勢也。諸君此次遠來桂林。更須渡長江。而搗北京。志在統一中國。造成完全獨立之新國家。試問此事。爲何等事業。爲此事者。果有如何把握乎。是在審時度勢而已。

。古人有言。『雖有智謀。不如乘勢。雖有鎡基。不如待時。』則知識時勢之必要。固非獨軍人爲然。而在軍人尤甚。何謂時。卽時機成熟與否之間題。成熟則可爲。且爲之也易。不成熟。則不可爲。且爲之也難。例如種果。果已熟矣。摘而食之。未必甘美。反是則否。種稻亦然。未至收成之期。雖欲助長。不可得也。何謂勢。卽勢力之順逆。與難易之比較是。例如同一石也。推之下山則勢順。而用力易。若欲移石於山上則勢逆。而用力難。時勢之宜審度若此。此次北伐以義師而推倒北方之軍閥官僚。直如摘已熟之果。穫已成之稻。既至其時。應手而落。又如由高山推石使之下墜。乘勢便利。毫不費力也。現時北方人民。對於北方之腐敗政府。厭惡已極。日望南方之援手。俾得早出陷阱之中。大軍一臨。勢如破竹。此卽若推石下山之例。順而且易。若問推石之與否。推則未有不下者。或以爲南方之軍隊。鎗械較我完備。北伐豈能必勝。而不知時勢旣已至此。事半功倍。取之甚易。我則得道多助。彼則衆叛親離。軍隊雖多。猶市人也。鎗械雖足。猶外府也。故曰乘時與勢。無不成功。諸君猶以爲國家尙未完全造成。故軍人之希望甚爲微薄。且渺不可知。造成此完全之國家。卽全在軍人。有完全之國家。斯有遠大之利益。請以英美各國待遇軍人之方法。與諸君言之。英美之待軍人凡服役至一定之年限而退伍者。給以全糧。國家且爲擇相當之業務。所生子女由國家給養。又有其子方服役。而父母無以爲養者。亦由國家扶助之。其在戰陣死亡者。

子女扶養。須至一定之年限。卽子能成立，女已出嫁之謂。父母則給養終身。妻不嫁者。亦如之。彼英美各國。優待軍人如此。故軍人亦爭出死力。以衛國家。吾國軍人。則以未有完全國家。前途如何。希望如何。皆難預揣。或者今日入伍。明日解散。亦不可知。以演軍論。不特無完全國家。且遠離本省。轉戰多年。其苦尤甚。此後欲求自己之遠大利益。則當乘此革命時機。用革命手段。造出新國家。亦如英美各國之軍人。退伍則給予全糧。卽父母妻子。亦皆有所資以爲養。斯則爲軍人之利之遠且大者。若不此之爲。徒貪近利，小利，今日搶一商店。明日掠一富家。甚至借拉夫之名。施行劫之實。所獲無幾。而怨謗之積。乃如丘山。此不特無利可言。且爲大害所伏。觀去年桂軍受廣東人民後方之擾。卒至一敗不可收拾者。是其例也。軍人者。有救國救民之責任。宜思建設新國家。以爲吾終身及子孫之倚賴。且其利不獨在軍人。四萬萬人民咸受其賜。其遠大爲何如耶。儻僅貪目前之近利，小利。實則害也。非利也。利害不明。已不能自衛其身。又安能衛國。又安能衛民。時機未至耶。實則十年以前。早以成熟。儻武昌革命之時。乘勢打破北京。摧陷而廓清之。北伐之事。不必遲至今日。此卽若種果種稻已至成熟之期。不摘不穫。終亦腐爛而已。時不可失。一誤豈容再誤。願諸君勉之。

何言乎知彼己也。古人云。『知己知彼。百戰百勝。』彼卽敵人也。現在北方軍隊。其

內容極形複雜。約可分爲三大部分。一爲奉系之張作霖。二爲直系之曹錕，及吳佩孚。三爲皖系之段派軍隊。如浙盧，閻李，陝陳，皆是。此三派者。兵力相等。同牀異夢。相爭而莫敢先動。則成相持之勢。吳佩孚跳梁其間。而爲奉皖所同忌。吳，一窮酸秀才耳。既爲旅長之後驅取南方金錢。擴張軍隊。屢發通電。以贊成共和。建設民治爲言。一時人士。受其煽惑。北方偽政府亦倚之如長城。彼固宣言不爲督軍者。今則已受僞命爲兩湖巡閱使。彼固矢口擁護民治者。此次入寇湖南。乃有決堤淹軍之舉。湘鄂人民。慘遭荼毒。爭欲食其肉而瀹其皮。其名譽已掃地矣。即彼之內部。亦頗不穩固。如某某舊部之某某等。亦傾向我軍。派人前來接洽。吳佩孚自知天怒人怨。恐不能當北伐之師。近且派遣代表來粵。其用意如何。殊不可測。將來能倒戈以抗徐世昌與否。亦尙難知。以現勢言彼與張作霖尤爲勢不兩立。故時有後顧之憂。更握要言之。則此三派之人。固已無一願效忠盡力於北庭者。以上所述。爲彼方之情形。至若自己之情形。則如何耶。兩粵固無問題。雲南，貴州，四川，均屬一致。湖南亦準備對鄂反攻。此外散布北方軍隊。其中同情於我者尙多。祇須同負革命責任。發揚革命精神。以此制敵。何敵不摧。以此攻城。何城不克。此則由於南方有主義。北方無主義。南方爲公。北方爲私故也。以有主義與無主義戰。以爲公者與爲私者戰。勝敗之數。奚待著龜。但觀此次本大總統來桂。人民歡迎誠意。即可窺見一斑矣。

軍人之智。如前述之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勢，知彼己，四者。固無疑義。但望諸君之爲軍人者。無論官長士兵。對於人民。宜以仁義爲重。須知人民於我爲一體。利害與共。不過分功任事而已。

我爲軍人。不耕而食。不織而衣。彼乃爲農，爲工，爲商，以供我之衣食者。卽有待於我之保護。儻不能保護而反殘害之。彼若相率裹足。無復敢爲農，爲工，爲商者。軍人之衣食將誰供乎。是其受害。仍在自己。故軍人之智。須以合於道義爲準。諸君既有天生之聰明。受軍事教育。而演軍又皆身經百戰。富有軍事上之經驗。於智之來源。固已兼備。誠能發揚其精神而光大之。何患夫北伐。又何患夫北伐之不成功耶。

第三課 仁

一 仁之定要

仁與智不同。於何見之。所貴乎智者。在能明利害。故明哲保身謂之智。仁則不問利害如何。有殺身以成仁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求仁得仁。斯無怨矣。仁與智之差別若此。定義卽由之而生。中國古來學者。言仁者不一而足。據予所見。仁之定義。如唐韓愈所云。『博愛之謂仁。』敢云適當。博愛云者。爲公愛。而非私愛。卽如天下有饑者。由己饑之。天下有溺

者。由己溺之意。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。以其所愛在大。非婦人之仁可比。故謂之博愛能博愛。即可謂之仁。

二 仁之種類

(一) 救世之仁

(二) 救人之仁

(三) 救國之仁

仁之種類。有救世，救人，救國，三者。其性質則皆為博愛。何謂救世。即宗教家之仁。如佛教，如耶穌教。皆以犧牲為主義。救濟衆生。當佛教初來中國時。闢佛者頗多。而布教教徒。乃能始終堅持。以宣傳其主義。占有強大勢力。耶教亦然。不獨前在中國傳教者。教堂被毀。教士被害。時有所聞。即在外國。新教亦迭遭反對。然其信徒。則皆置之不顧。仍復毅然為之。到處宣傳。不稍退縮。蓋其心以為感化衆人。乃其本職。因此而死。乃至光榮。此所謂捨身以救世。宗教家之仁也。何謂救人。即慈善家之仁。此乃以樂善好施為事。如寒者解衣衣之。饑者推食食之。抱定濟衆宗旨。無所吝惜。居於鄉。而鄉稱仁。居於邑。而邑稱仁。此謂捨財以救人。慈善家之仁也。何謂救國。即志士愛國之仁。與宗教家，慈善家。同其心術。而異其目的。專為國家出死力。犧牲生命。在所不計。故愛國心重者。其國

必強。反是則弱。試以日本爲例。初本弱小。自戰勝俄後。乃一躍而與列強並峙。其故安在。卽在於日本之愛國心。愛國心於何見之。當旅順之役。日本欲封鎖海口。阻遏俄兵出路。經炸沈多少船艘。然此爲九死一生之事。故日本之司令官。不欲以命令行之。而欲徵求諸將士之志願。有敢死之士數百人卽可。而其結果。報名者。竟達數千。乃用拈籌之法。以定取舍。傳聞當時。有籌數雷同之甲乙二人。互爭前往。其不得往。竟至蹈海而死。以表決心。由是軍心大爲感動。日終勝俄。此所謂捨生以救國。志士之仁也。

三 軍人之仁

軍人之仁。果如何耶。其目的在於救國。故自有軍人以來。無不曰爲國盡力。但專制國之軍人。與共和國之軍人。又有不同。專制國家。乃君主個人之私黨。認定君主卽爲國家。故在此專制國之軍人。止可謂忠於一人一姓。爲君主出死力。非爲人民而犧牲也。若在共和國，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。而犧牲者。卽同時爲國家盡力也。專制國與共和國之軍人相異之點若此。然國家之本質如何。爲軍人者亦不可不知。據德國政治學者之說。彼則謂國家以三種之要素而成立。第一爲領土。國無論大小。必有一定之土地。爲其本據。此土地。卽爲領土。領土云者。謂在此土地之範圍。爲國家之權力所能及也。第二爲人民。國家者。一最大之團體也。人民卽爲其團體員。無人民而僅有土地。則國家亦不能構成。第三爲主權。有土

地矣。有人民矣。無統治之權力。仍不能成國。此統治權力。在專制國。則屬於君主一人。在共和國。則屬於國民全體也。

現今之中華民國。雖為共和國。尙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。因武昌革命以後。仍為官僚政治。武人政治。一切政權。悉操其手。彼固不知共和主義為何物。國利民福為何事。救國救民為何等責任也。我南方軍人。不思救國救民則已。不負此救國救民之責任則已。負此責任。則非徒託空言。須有一定之主義。始可以成仁。始可以成功。觀前次革命先烈。前仆後起。視死如歸。即為主義而犧牲也。主義維何。三民主義是也。三民主義。已於第一課略述茲再分析說明如下。

三民主義中。第一為民族主義。欲言此主義。當回溯武昌革命以前。其時清族受治於滿人。土地全被占據。二百餘年中。尊韃子為皇帝。韃子者。即滿洲人也。或亦稱為韃虜。初入關日。亦多有起而與抗者。卒以絀於實力。遂致失敗。揚州十日之慘殺。真痛史也。自是而後。滿人日施其壓制手段。愚民政策。人民乃漸忘亡國之痛。甘心服從。自予提倡革命以來。人心稍稍感動。民族主義。漸次膨脹。一般志士。遇害頗多。殺一人復生十人。殺十人復生百人。由是革命思潮。震盪全國。直至武昌起義。始將滿人推翻。光復漢族。然則時至今日。民族主義。可以不言而喻。未也。前者滿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國。種帝僭號。故吾人羣起革命。今則滿族雖去。而中華民國國家。尙不免成為半獨立國。所謂五族共和者。直斯人之

語。蓋藏，蒙，回，滿，皆無自衛能力。發揚光大民族主義。而使藏，蒙，回，滿，同化於我漢族。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。是在漢人之自決。若不及今振拔。將來恐將流爲他國奴隸。而振拔之責任。尤爲軍人是賴。軍人者，擁護國家者也。故須將中華民國國家臻進於獨立之地位。然後民族主義。始爲圓滿解決。否則滿族雖已排斥。代滿族而起者。虎視眈眈。正復繁多。其結果將如甸緬之征服於英國。安南之吞并於法國。是則大可憂也。

吾國今日所以墮落於半獨立國之地位者。追原禍首。其咎在滿人。彼滿人固最富於民族思想者。種種政策。無非壓抑漢人。因漢人之文明智識。皆在其上。深恐漢人果占優勝。必爲其害。滿人中有端方者嘗言甯可送與朋友。不可給與家奴。彼蓋以朋友比外國。以家奴比漢人。故在滿清時代。凡割讓土地。喪失國權之事。甘心爲之。絕無顧忌。直至革命以後。滿清雖已推倒。而已失之國權與土地。仍操諸外國。未能收回。以言國權。如海關則歸其掌握。條約則受其束縛。領事裁判。則猶未撤銷。以言土地。威海衛入於英。旅順入於日。青島入於德。德國敗後。而山東問題。尙復受制於日本。至今不能歸還。由此現象觀之。中華民國。固未可謂爲完全獨立國家也。吾人若以救國爲己任。則仍當堅持民族主義。實行收回已失之土地與國權。始能與日本暹羅同爲東亞之獨立國。勿謂滿清已倒。種族革命已告成功。民族主義。即可束諸高閣也。

次言民權主義。前此帝制時代。以天下奉一人。皇帝之於國家。直視爲自己之私產。且謂皇帝爲天生者。如天子受命於天。及天睿聰明諸說。皆假此欺人。以證皇帝之至尊無上。甚或託諸神話鬼語。堅人民之信仰。中國歷史上固多有之。現今民智發達。君權國已難存在。且受革命思潮之影響。大多數傾向民權政治。敢斷言將來世界上。無君主立足之地。其在歐洲各國中。則以英國爲先覺。革命最早。造成立憲國家。一切政權。在於國會。君主權力。須受法律上之限制。此外如法國。亦幾經革命。而始成今日之民權國。歐戰以後。德國、俄國、乃亦一變而成爲民權國。夫德國固素以德意志帝國主義自雄者。不圖反對帝制之革命。一鼓成功。俄國亦號稱極端專制。而政治革命。與社會革命。乃竟同時並舉。遂有勞農政府之建設。此徵諸外國民權主義之發達與傾向。已有明證。卽言吾國滿清既倒而後。或尙以爲帝制死灰可以復燃。故袁世凱稱帝時代。上勸進之表者。頗不乏人。然前後八十日間。終歸泡影。此後張勳復辟率兵入京。乃亦不旋踵而敗。足見君權不能戰勝民權。爲世界潮流。爲古今公例。不可強而致也。

君權國者。爲君主獨治之國家。故亦曰獨頭政治。民權國者。爲人民共治之國家。故亦曰衆民政治。(但如代議制之民權國。非由人民直接參與政權者。尙不得謂純粹之衆民政治。試以經營商業爲例。有東家生意。與公司生意二種。東家生意者。由東家一人主持之。

公司生意者。由股東多數人主持之。君權國卽如東家生意。權在君主一人。民權國卽如公司生意。權在股東多數人。今日之中華民國國家。固爲民權國也。旣曰民權國。則宜爲四萬萬人民共治之國家。治之之法。卽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權力。可分爲四。(一)選舉權。凡爲中華民國人民。皆有此選舉權。亦曰。普選權。由人民選出官吏。擔任國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機關各事務。此官吏卽爲公僕。(二)罷官權。人民對於官吏有選舉之權。亦須有罷免之權。如公司中之董事。由股東選任。亦可由股東廢除也。(三)創制權。由人民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。此則異於專制時代。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也。(四)複決權。此卽廢法權。法律有不便於人民者。以公意廢止。或修改之。以上四種。爲直接民權。有此直接民權。始可謂之行民治。彼北方之吳佩孚。亦嘗云贊成民治矣。而近來行爲適得其反。彼固非眞知民治者。不過假借名義。以資號召。爲自己長勢力固地盤之兌換券耳。夫民權者。謂政治上之權力完全在民。非操諸少數武人或官僚之手。吾國久受專制餘毒。武昌革命以來。由帝治而移於官治。民氣仍遭抑壓。現雖高揭民治標幟。而一般人民。尙不知直接民權爲何物。是在吾人竭力提倡。務使民權日益發達。然後民治乃可實行也。

民族與民權主義。旣如前述。茲再就民生主義言之。此三種主義。眞爲平等自由主義。其效力本屬相通。故主義雖各分立。仍須同時提倡。民族主義者。打破種族上不平等之階級

也。如滿清專政。彼爲主。我爲奴。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。不平孰甚。故種種革命因之而起。民權主義者。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。此爲對內。而非對外。與民族主義不同之點即在於是。如君主政治。貴族政治。皆爲獨裁政治。人民無與焉。是則以一人（君主）或少數人（貴族）壓制多數人。故常因反動之發生。遂成政治革命。若夫民生主義。則爲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。此階級爲貧富階級。如大富豪大資本家。在社會上壟斷權利。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縛馳驟。陷於痛苦。故常有富者。田連阡陌。而貧者地無立錫之嘆。社會革命勢不能免。以中國論。現時雖尙無大資本家專制之弊。然將來實業發達。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。或謂中國既無資本家。何必提倡民生主義。豈非無病而呻歎。不知在於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。皆因治病而求艾。民生主義。則爲思患而豫防。及今不圖。後將爲患。故衛生之與疾病。自亦不同。一則防之於未然。一則治之於已發也。中國今日雖無大資本家。然其見端。固有已之。試以上海廣州二處爲例。上海之黃浦灘。前此一畝之地。不過價銀二十兩。現時地價。則不知漲高幾倍。廣州之長堤。當未開馬路以前。每一畝地。僅值五六百元。今則有一畝而索價三四萬元者矣。將來此種土地。盡入資本家之手。一般貧民之痛苦。即因之以生。蓋資本家必先以賤價收買貧民之土地。迨全行收買之後。復以高值租賃於一般貧民。貧民無如何也。衣食亦然。若俱爲資本家所壟斷。生活與工價不能相應。遂致富者愈富。

貧者愈貧。如美國工人工錢雖多。而生活仍難維持。已陷於此種之困境。卽其證明。再舉一例。以桂林論。固素稱山水甲天下者。然非獨千巖競秀。徒爲美觀而已。實則桂林之大富源。卽藏於此。試觀桂林週圍之石山。卽洋灰之好原料也。將來實業發達。將此石頭造成洋灰。卽所謂土敏土。洋灰之銷路甚多。用途甚廣。開發此石山之資本家。其所得利益。將不可以數量計。猶如美國之煤油大王。亦可稱爲石頭大王矣。由是觀之。中國實業發達以後。資本家之以資本能力壓制人民固必然之勢。若不預防。則必蹈英美之覆轍也。

歐洲當二百年前。爲種族革命時期。近一百年以來。爲政治革命時期。現今則爲社會革命時期。此三者一線相承。故須同時唱導三民主義。但觀英美今日之社會問題。便當自覺。因彼於政治革命成功後。不復計及社會革命。故有此弊。若俄國現時之新政府。則有鑒於此。乃以政治革命。與社會革命。同時並舉。所謂勞農政府者。直乃農工兵政府。卽以爲農。爲工。爲兵者。組織而成之政府也。彼之新政府。不獨推翻君主專制。且實行打破資本家專制。是卽所謂社會革命。亦卽所謂民生問題。各國深恐此主義傳播其國內。人民受此影響。勢將起而效尤。故互相聯合。以與俄國戰。迄今四年。仍不能戰勝俄國。此則俄國之主義勝也。

中國今日民窮財盡。所患在貧。而各國之所患。則在不均。以予觀之。貧富問題。卽分

配不均問題。欲謀救貧之法。同時須先將不均問題。詳加研究。故民生主義。必不容緩。否則三十年後。產出多數資本家。其害殊非淺鮮。第就吾國現勢而論。此民生主義。爲預防政策。但須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。而不必遜學各國須資本家悉數掃除。因吾國現時尙鮮大富豪。將來縱或有之。果使先事預防。其弊亦不如歐美之甚。預防之法維何。依予所見。不外土地問題。與資本問題。對於土地。宜先平均地權。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同其意。而異其法。法之大要有二。一爲照價納稅。一爲照價收買。照價納稅者。卽爲值百抽一法。例如每畝值一千元。納稅二毫。累進以至於每畝值二十萬元者。納稅二千元。如是則地稅之輸納。胥得其平矣。但照價納稅。必先自規定地價始。英國嘗有估價局之設。且尙恐稅計不平。人民有不服者。許其申訴。因復有控訴衙門。然此法勢不能行於中國。恐徒滋擾亂。不如由人人自行估價呈報。卽照其呈報之價抽稅。較爲簡便可行。所慮者。卽在希圖少納地稅。抑價朦報之一點。實則可勿慮也。苟同時規定照價收買之法。卽可免此弊。例如有地一畝價值千元。年應納稅十元。若彼以圖減稅額之故。止報每畝值百元。而每年稅額僅納一元已足。是誠於彼有利。然一經照價收買。則原報價值百元者。國家得以百元收買之。其受損不益甚乎。如是則地主以預防他日之收買故。必不敢抑價朦報。此土地問題之解決方法也。至若解決資本問題。必先振興實業。中國現正患貧。豈有資力與辦。予則主張借外債。

以從事生利事業。不可以供銷耗之用。如北庭剝肉醫瘡之所爲。宜以之開闢市場工廠。及一切鑛山鐵路。定爲國有。中華民國國家者。爲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。此種事業。旣爲國家所有。卽爲四萬萬人民所共有。不至操縱於少數資本家之手。始可謂之國利民福也。

以上三種主義。爲軍人之精神所由表現。亦卽爲軍人之仁所由表現。軍人者。以救國救民爲目的。有救國救民之責任。國與民弱且貧矣。不思有以救之。不可也。救之而不得其道。仍不可也。道何在。卽實行三民主義。以成就國救民之仁而已。

第四課 勇

一 勇之定義

軍人之精神。爲智，仁，勇，三者。既有智與仁矣。無勇以濟之。仍未完備。茲述軍人之勇。須先知勇之定義如何。古來之言勇者。不一其說。一往無前謂之勇。臨事不避謂之勇。予以爲最流通之用語。不怕二字。實卽勇之定義。最簡單而最確切者。孔子有言，『勇者不懼。』可見不懼。卽爲勇之特徵。孟施舍古之勇士。其言曰，『舍豈能爲必勝哉。能無懼而已矣。』由是以觀。不怕卽勇之定義。決無可疑。但軍人之勇。須爲有主義，有目的，而有識之勇則可。否則逞一時之意氣。勇於私鬥。而怯於公戰。誤用其勇。害乃滋甚。今再就勇

之種類分別言之。

二 勇之種類

勇之種類不一。有發狂之勇。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者是也。有血氣之勇。所謂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者是也。有無知之勇。所謂奮螳臂以當車輪者是也。凡此數者。皆爲小勇。而非大勇。而軍人之勇。是在夫成仁取義。爲世界之大勇。古人有言，『遇小敵怯。遇大敵勇。』卽恐輕用其勇。徒用其勇。徒成爲遊勇之勇。彼桂軍多係遊勇出身。此次粵軍援桂。桂軍一遇粵軍。輒卽潰敗。其故何耶。則以無主義，無目的，無知識故。雖有小勇。於事奚濟。諸君試觀沈鴻英軍隊在桂軍中頗以善戰名。自去年由廣東敗竄回桂。復由桂敗竄而走湖南。轉入江西。殘部僅二三千人。所過地方。如入無人之境。似具勇氣者。然終係強盜性質。不得爲真正軍人之勇。以贛軍與沈軍比。贛軍固真正軍人也。乃沈軍先至江西。而贛軍尙在桂林。江西宜爲贛軍範圍。竟被沈軍侵入。此時爲贛軍者。正當發憤爲雄。實行回贛。以雪此恥。且贛軍回贛與滇軍回滇。情勢不同。因贛省尙屬北方地盤。滇省已爲西南團體。故滇軍不必回滇。贛軍必要回贛。明乎此。則爲有主義，有目的，有知識之大勇。所以異乎遊勇之勇。而爲真正軍人之勇也。

三 軍人之勇

(一) 長技能

(二) 明生死

軍人之勇，第一必要者。爲技能。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。於現今各國之新戰術，新武器。自必耳熟能詳。無庸贅述。但武器與戰術。固有關係者。以中國論。昔用弓箭。而今用槍礮。武器不同。戰術亦隨之而異。自海禁既開之後。與英戰。與法戰。與日戰。與聯軍戰。未有不敗者。非無槍礮。不諳戰術故也。苟諳戰術。則昔日安南中之黑旗。法國患之。南非洲杜國之農民。英國患之。彼之所用戰術。皆爲遊勇戰術。最能制勝。予亦主張此戰術。頗適用於中國。若與北方交戰。尤爲相宜約言之。有五種技能。爲遊勇戰術中最可採取者。一曰命中。二曰隱伏。三曰耐勞。四曰走路。五曰喫蟲。以下試再分別述之。

何謂能命中。軍隊之有無戰鬪力。以能殺敵與否爲斷。故命中爲第一要件。但以命中論。卽外國軍隊。亦未必擅長。此次歐戰發生。每一日中所用子彈。實不知其幾萬萬也。其在激烈戰鬪時。每日所用。有至十數萬萬者。然以其效力計之。則非萬彈以上。不能中一人也。因彼之戰術。乃以子彈遮攔敵人。使不得前進。故多在二千密達以外用之。若在八千密達以外。至幾萬密達時。則須用重礮。亦如用步槍然。多在以彈遮攔敵人之前進。此外空中以飛機戰。水底以潛艇戰。類皆愈出愈奇。尚有露天地洞。與閉天地洞。爲礮彈所不能及者。

軍人精神教育

兩方兵士相遇。則以徒手搏擊。甚有開戰時。閱若無人。不知其戰鬪地點在於何處者。推其所耗子彈極多。以噸數計。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。(每一噸合中國一十六擔八)此種戰術。中國決不能學。因彼之製造子彈增加無已。且發彈係以機器。不費人力。現有最新式機關槍。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。以一百顆為一盒。計算每一分鐘。可發十五盒。彼固不求一一命中。務在多發子彈。堵截敵人而已。若遊勇戰術。則與之相反。彼視子彈如生命。非必中者。不輕施放。而有五十顆子彈。便已十分滿足。以現在軍隊論。每一兵士。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。何以一言北伐。猶以為少。豈命中之技。尚不及遊勇耶。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。有在後方者。有在前方者。遊勇之重視子彈。因其子彈止有此數。非遇敵人則無補充之機會。故不在後方接濟。而在取諸前方。此不獨遊勇為然。如粵軍自援閩以至回粵。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為多。而不專恃後方接濟。其明徵也。若在無槍礮而用弓箭之時代。射箭比放鎗更難。古時有百步穿楊者。即在於能命中。否則臨陣之際。最多隨帶三四十枝箭矢。若無命中能力。即不啻無的而發矢。止須數分鐘間。矢盡而已亦就擒。又焉能戰。槍砲亦然。不能命中。則子彈之銷耗多。而殺敵之效力微。前者北京天壇之戰。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。而張勳之兵死傷。合計不過二百七十餘人。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。由是觀之。子彈之有效在能命中。若不能命中。子彈雖多。皆為贅物。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鎗。不問命中

與否。放鎗時。甚有高擡兩手。或緊閉眼睛者。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。須知子彈至爲寶貴。中國既無若干大兵工廠。不宜學歐洲戰術。以子彈爲遮蔽。宜學遊勇戰術。視子彈如生命。但平時須練習射擊。務求命中。不使虛發。此爲軍人之勇。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。

何謂能隱伏。卽避彈方法。但此種方法。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。乃係利用地形爲人身之屏蔽。予在安南時。常以此詢諸一般遊勇。彼云人立地上。靶子頗大。敵人一望卽知。故須藉地形以爲埋伏之所。或巖在石頭後。僅露其首。以使靶子縮小。敵人無標的可尋。我尙可從容窺探其舉動。卽在子彈如雨之際。尤宜深自閉藏。勿庸驚竄。因此時前後左右。必無敵人蹤迹也。遊勇述所蓋者如此。彼皆得諸經驗。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卻相暗合。(地形屬於天然的。如石頭是。地物屬於人工的。如一切建築物是。)故隱伏亦爲技能之一。

何能謂耐勞。此與隱伏相關聯者。我亦嘗聞諸遊勇。彼謂隱伏秘訣。祇是不動二字。至小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。直至夜深。始可潛行。因子彈之速度。異常快捷。人雖有追風之絕足。必不能過於子彈。走避易爲所中。不如耐心隱伏。較爲安全也。此尙有實例可證。前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。有一次僅賸四人。逃在山上。敵之圍攻者約六百人。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。來攻時。皆用三十人爲前鋒。而此四人者。如何抵禦。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來時。則

隱伏不動。俟彼來襲近。在五十步左右。始行開槍。每開一排。必死敵二三人。連開三四排。敵人之死者十餘人。卒以脫險。此一役也。卽全在有命中，隱伏，與耐勞之技能。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。甯有幸事耶。

何謂能走路。現時中國尙未有完全鐵道。行軍之際。專恃走路。練習之法。抵須日行二十里。十日以後。每日遞加五里。如此。則不覺勞頓。而脚力自健。彼遊勇戰術。亦卽以善走稱。尙有實例可徵。北軍一到南方。每以山嶺崎嶇爲苦。南軍則如履平地。快捷異常。是爲我之所長。敵之所短。故曰走路一端。亦爲技能之必要。不可不注意也。

何謂能喫蘆。遊勇所恃之糧食。卽此炒米一種。每人攜帶十斤。可支六七日。不至苦飢。遇有作戰時。自無須費造飯時間。此亦爲遊勇之特長。勝於正式軍隊者。去年湖南援鄂之役。其始占據地方不少。卒因後路補充缺乏。乃至於敗。糧食亦爲補充之一。儻能如遊勇之喫蘆。則於行軍極爲簡便。既免飛芻輓粟之苦。而給養亦不患煩難也。

軍人之勇。於技能以外。更有明生死之必要。不明生死。則不能發揚勇氣。所謂勇。卽不怕二字。然暴虎馮河。人之所能。獨至於死。則未有不怕者。以欲生惡死人之常情也。研究此問題。爲哲學上問題。人生不過百年。百年而後。尙能生存否耶。無論如何。莫不有一死。死既終不可避。則當乘此時機。建設革命事業。若僅則圖俄頃之富貴。苟且偷活。於

世何裨。故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者。死得其所則重。不得其所則輕。吾人人生今日之世界。爲革命世界。可謂生得其時。予我以建功立名之大好機會。湯武革命。孔子且黜稱之。彼不過帝王革命。英雄革命。而我則爲人民革命。平民革命。乃前不及見後不再來之神聖事業。先我而生者。既不及見。後我而生者。亦必深自恨晚。且不知若何羨慕。故今日之我。其生也，爲革命而生我。其死也，爲革命而死我。死得其所。未有善於此時者。諸君試觀黃花崗烈士。從容就義。殺身以成其仁。當日雖爲革命而犧牲。至今浩氣長存。極歷史上之光榮。名且不朽。然猶曰爲革命失敗而死也。若此次革命乃必成之功業。又何憚而不爲。又何死之可怕。今日集此一堂者。大半皆在二十歲以上。至多更有八十年之壽命。終不免一死。死於牖下。與死於疆場。孰爲榮譽。是在明生死之辨。如孟子所謂『所欲有甚於生者。舍生而取義也。』故爲革命而死者。爲成仁，爲取義。非若庸庸碌碌之輩。終日醉生夢死。無所表見。又非若匹夫匹婦之諒爲。自經於溝瀆。而莫知之也。諸君旣爲軍人。不宜畏死。畏死則勿爲軍人。須知軍人之爲國家斂死。死重於泰山。我死則國生。我生則國死。生死之間。在乎自擇。明生死。則能鼓其勇氣以從事於革命事業。爲革命軍人。革命成功可立而待。將來之幸福且無窮極。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。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。其價值之重可知。諸君幸共勉之。

第五課 決心

(一) 成功

(二) 成仁

軍人生在今日。有改造國家之責任。改造國家者。質言之。改造新世界。於破壞之後。加以建設之謂。負此責任。全在吾人之決心。決心於何見之。在夫精神。精神者。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担保也。軍人精神。前已言之。第一之要素。爲智。能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勢，知彼己。然後左右逢源。無不如志。第二之要素。爲仁。而所以行仁之方法。則在實行三民主義。此三民主義。亦即與美國總統林肯所言民有，民治，民享。之說相通。第三之要素。爲勇。軍人須具有技能。始足應敵。而又須明於生死之辨。乃不至臨事依違。有所顧忌。此三者。爲軍人精神之要素。欲使之發揚光大。非有決心不能實現。但所謂決心者。須多數人決心。合羣策羣力而爲之。非少數人所能集事。諸君要知此次出發桂林。尙須奮勇前進。雖曰桂林山水甲天下。非以此爲安居樂業之地。將欲改造新世界。以求一勞永逸始可。因此所生之結果有二。一曰成功。二曰成仁。

所謂成功，成仁者。乃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。吾人何爲而革命。務在造成安樂之新世界

。期其成功。不成功。毋甯死。死即成功之謂。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。此次諸君隨本總統出發從事革命事業。非成功。即成仁，二者而已。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。共享幸福。不成功則同拚一死。以殉吾黨之光輝主義。亦不失爲殺身成仁之志士。雖然。均一死也。有泰山鴻毛之別。若因革命而死。因改造新世界而死。則爲死重於泰山。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。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。惟諸君圖之。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。欲打破此舊世界。剷除一切煩惱。以求新世界之出現。則必有高尚思想。與強毅能力。以爲之先。在吾國數千年前。孔子有言曰，『大道之行也。天下爲公。』如此。則人人不獨親其親。人人不獨子其子。是爲大同世界。大同世界。即所謂天下爲公。要神老者有所養。壯者有所用。幼者有所教。孔子之理想世界。真能實現。然後不見可欲。即民不爭。甲兵亦可以不用矣。今日惟俄國新創設之政府頗與此相似。凡有老者，幼者，廢疾者，皆由政府給養。故謂之勞農政府。其主義在打破貴族及資本家之專制。因而俄國革命黨。乃被各國合。然迄今數年。仍不能勝。此即因俄國新政府。具有決心。始能貫徹其主義。否則爲俄國之敵者。王黨勢極強大。哥薩克兵力。亦不薄弱。此外尚有歐美諸國。恐其新主義傳播。將不利於己。因之羣起與抗。有此種種阻力。俄國若稍有顧忌。則必不能成功。其卒能成功者。決心而已。

吾人若欲建設新世界。則亦必思如何始能建設。非可託諸空談也。今日之世界。乃自私

自利之惡濁世界。在此世界中之人類。既無保障。又無希望，且陷於極端痛苦。於是有生厭世思想者。若論軍人地位。吾國常有好男不當兵。好鐵不打釘之俗諺。意謂其人必爲身無職業。以當兵爲生活之末路者。此雖由中國輕視軍人之故。亦以實際上無何等希望。故有此語。以予觀之。不特軍人爲然。卽一般社會前途。亦復非常慘澹。在諸君之爲軍人者。無論爲官，爲兵。雖有薪水火食。僅足自活。而父母妻子。尙不能無所資以爲扶養。故在此舊世界。實無一人可以脫煩惱者。

今日國人多羨慕僑商矣。諸君必以爲彼有多金。宜可高枕無憂。而抑知不然。華僑之初往外洋也。實乃被賣爲奴。廣東謂語之豬仔。從前有古巴招工。南洋招工。在澳門等處。以此買賣爲業者。謂之豬仔館。其被賣出洋之輩。率皆中國人之窮無聊賴者。始肯出此。諸君但觀其今日之富。而不知其當日之苦。且總計二年中國出洋。不下數十萬人。其能致富回國者。爲數復極寥寥。予因此憶及予友嘗爲予言。彼前在南洋時。一日與外國人同行路。經華僑所開設之鐵場及樹膠園。彼外國人者指以告予友曰。此皆爾中國人之鴻圖。而收吸吾歐人領士精華之成績也。予友無以應之。適復前行。過一大墳場。予友乃以問外國人。此纍纍者何耶。外國人曰。墳場耳。予友曰。爾謂中國人出洋致富。爾尙未知中國人之因出洋而槁死是間。如此冢中之槁骸者。不知凡幾也。由是以觀。南洋華僑之狀況。大略如此。尙有美洲

華僑。其生計雖較南洋華僑稍勝。然一生幸福。亦復有限。大率美洲華僑二十五歲出洋。爲人傭工。在外十年。稍有餘資。至三十歲時。回國娶妻。娶妻之後。不及半載。餘資已罄矣。又須出洋十年。直至四十五歲。回國稍得餘資。乃建家宅。宅成而金又盡。仍不克甯居。迨第三次出洋以後。始能得資以略置田畝。然至少已五十五歲矣。遠適異國。昔人所悲。彼美洲華僑者。三十年中。家居之日。不及二載。亦未見其能安樂也。

予於此尙有實例爲諸君言之。諸君今日未有一千萬財產。必以爲果有一千萬者。其愉快何若。以予所眼見之例證。則適相反。予前此由香港赴南洋時。同舟者。有一華僑富翁。家產約二十萬。予與彼同在一等客艙。常相晤談。彼乃日日訴苦。似欲予爲之分憂者。予始甚詫異。迨舟行日久。頗厭惡之。因自往大艙中視彼出洋之工人。（即被賣出洋之豬仔）私自付度。彼工人之愁苦。定較富翁爲甚。而抑知不然。工人雜坐一團。其狀至樂。有開談者。有唱歌者。此時予又大詫。何以富翁之多財而憂。尙不若工人之能樂其樂也。迨折回自己艙位時。所謂富翁者。訴苦仍復如前。予因告以適往大艙見彼出洋之工人卻甚歡樂。而予已積產二十萬。似重有憂者。抑何不近人情之甚耶。富翁聆予言。蹶然而起曰。我在三十年前。亦工人也。亦如彼出洋之工人。固至樂也。今雖有二十萬財產。不惟不樂。且憂甚。試思女兒成行。娶者嫁者。皆仰給於我。我子復多不肖。長子耗我數百萬。次者所耗亦百餘萬。此

後子復生孫。孫復生子。僅恃此二十萬財產。何以維持。又安得而不憂耶。準是以觀。財產雖多。仍不免於愁苦。諸君試於一身之外。計及妻兒。則亦不能不作此感想也。尚有一例。香港澳門。從前恆有積產之家。恐其子孫浪費。而以家產託之善堂管理。將其入息半數。捐入善堂。留其半以遺子孫。以爲如此。可以長久可存。不知此法初尙可行。今則善堂中人亦多半假慈善名目。騙取金錢。故廣東善堂。人有目之爲善棍者。依以上二例。可見在現今世界。不論有無財產。幾無一人不在痛苦之中。非獨軍人爲然。卽以軍人論。能如李純，王占元，有幾人乎。以彼之刻剝人民。積產至數千萬。亦云位尊金多矣。乃一則不得其死。一則不安於位。下此者更無論。綱現在世界之社會生活。必無良果。須決心改造新世界。始有安樂可言也。安樂之新世界。果如何改造耶。此時中國人皆自以爲民窮財盡。其患在貧。而外國人乃垂誕中國之富源。且欲瓜分之。則中國之不貧可知。以桂林言。所有石山皆可造成洋灰。卽所謂土敏土。將來科學進步。機器發明。名爲石山。實乃黃金。止此一端。已足致富。此外廣西之鐵產甚多。各省亦皆如是。外國人常有欲開采者。中國產煤爲各國冠。倘完全開發。可供全世界數千年之用。不過中國不自開發。貨棄於地。猶如珍寶藏在鐵櫃。若無鑰匙。終亦死藏而已。廣東俗語。有所謂『失匙夾萬』者。（夾萬卽錢櫃之類）中國之貧。正坐此病。僅能用其聰明智識從事開發。則吾人自身之幸福與子孫之幸福。實無涯涘。改造

安樂之新世界即在乎此。

新世界國家，與以前國家不同。通常國家僅能保民。而不能教民，養民。真能教民，養民者。莫如三代。其時井田學校。皆有定制。教養之責。在於國家。後世則不然。所謂國家。無論政治若何修明。如漢之文景。唐之貞觀。能保民斯爲善矣。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。則非徒保民而已。舉凡教民，養民。亦當引爲國家之責任。試觀俄國新政府。彼之革命發生。尚在我後。成績較我爲優。因其目的不在謀一人生活與一家生活。而在謀公衆生活。如牛乳等之精良食品。先給幼者，老者，病者。次及軍人。又次之最後始家於普通人。又如貧民之無力入學者。國家須設法扶助。使得入學。此即所謂人人不獨親其親。人人不獨子其子。以教以養。責在國家。大同世界。所以異於小唐者。俄國新政府之計劃。庶幾近之。

由俄國而反觀吾國。其情況之比較如何耶。俄國革命爲打破政府之不平等。同時打破資產之不平等。而吾國今日則尙無大資本家產出。只須用預防政策。較俄國更易爲力。彼俄國之新政府。名爲勞農政府實則農工兵政府。其軍人皆有主義有目的。故能與農工聯合。而改造新國家。吾國今日之軍人。儼亦具有主義。及目的。決心。改造新中國。其效果必在俄國上。何以知其然也。俄國在寒帶。而中國在溫帶。俄國有資本家。而中國無資本家。無論天然的方面。而人爲的方面。均較俄國爲勝。將來儼能成立新國家。另有新組織。則必不似舊

世界之痛苦。預料此次革命成功後。將我祖宗數十年遺留之寶藏。次第開發。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，四大需要。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。爲公衆謀幸福，至於此時幼者有所教。壯者有所用。老者有所養。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。真能實現。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。且將駕歐美而上之。諸君思此無量幸福。視南洋之富翁何若。視彼李純王占元，又何若耶。而所以博此幸福者。則全在此次之革命。與此次之革命軍人。此次革命爲順天應人之事業。必能成功。前已言之。設若不成功。則如何耶。古人有云。『濟則國家之靈。不濟以死繼之。』死者何。成仁是也。成仁而死。極有偉大之價值。縱使前仆後繼。犧牲多數人之生命。而能博得真正共和。卽亦無所吝惜。是在立定決心。從事革命。成功而後。匪獨公衆之福，抑亦私人之利。試舉一例。舟在大洋。觸石將沉。乘舟者若不協力救助。猶自點檢行李。試問舟果沉。行李尙能獨存乎。吾人對於國家。亦卽如是。坐視其亡。將無立身之地。救亡之責。端賴軍人。今者諸君。將由桂林出發。其所取之途徑。卽不外成功。與成仁二者。一言以蔽之曰。決心而已。決心則能發揚軍人之精神。造成光輝之革命。中華民國國家。實利賴之。諸君勉乎哉。

1952